

姓名	留言	
又是一天的開始	登錄於: Sun Sep 5 20:43:54 2004	
	剛剛看了聯合和中時，很不爽。特別是聯合，就如怡靜所說，直接翻譯國外報導，然後再灑點狗血，再加添醋一番。這些報導，在「事實面」上，基本上沒什麼錯（至少有其消息出處，不是自己編造出來的故事或謊言），錯是錯在它是經過某種有意無意的篩選所呈現的「事實」。	
	這樣還能算是一種「事實」嗎？我很懷疑。但我們每個人似乎都免不了如此，沒有人能真正客觀呈現一種毫不偏頗的事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有待努力」，而是因為這樣的一種事實根本不存在。就算是全世界最公正的哈巴狗電台也一點	出坐藤緣C
	看你怎麼呈現一種事實，就能知道你心裏在想些什麼；在所謂「事實」的背後，你得「先」有個理論（或者說觀點），要不然，你根本無從呈現	鑿類 睛C
	為了說明這一點，Karl Popper 曾經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觀察」黑板，學生一頭霧水，因為如果你不「先」給它某種「觀點」，他要如何觀察起？他該觀察些什麼？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先」具有某種意識形態（或者說某種價值觀），那麼你就不可能觀察任何人物	C
	也因此，媒體之可怕就在於它背後那個價值觀，而不是在於它報導了什麼錯誤的訊息。	
	即便是一面平淡無奇的黑板，依然擁有無限的「事實」或「訊息」在裏頭。當你有了某種「觀點」，你方能據此從中篩選出特定「事實」；這些訊息或事實的組合，於是就構成了一幅「圖像」，或者說，構成了一個世界觀，一種「看事情的	間；v。
	是主流媒體背後的價值觀該受譴責或質疑，而不光是它所報導的事實本身。即便那些事實全都正確無誤，它依然是誤導的（misleading）、有問題的（problematic）。	D的
	或者說，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從事競爭，而不是說我們有辦法比別人知道「更多」事實。應該說，我們跟別人有「不一樣」的「事實呈現」	間；C
	維根斯坦常說：「我並不是要告訴你更多事實，而只是要重新排列你已知的各種事實；藉著「這樣的重新排列，你就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影像	C」
	也許不光是既有事實的「重新排列」，也包括它的「篩選」。很多在我們看來很重要的事實或訊息，卻在主流媒體上消失；相反地，很多在我們看來十分瑣碎無聊的訊息，卻佔據了媒體主要版面。	
	記得有句話這麼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英美等等這些西方強「狗」，咬人已久，不管咬得多麼不像話，似乎都不構成新聞。比方說殺人家數十萬，一個字也不報，人家殺你幾百，馬上變成頭版頭的一樁「歷史悲劇	v，人神共憤。
	這裏頭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新聞論新聞，這樣的處理方式或許沒錯，要不然，報紙恐怕要增張為每天三百頁才報導得完這麼多「強凌弱、眾暴寡」的血腥新聞。而且，美英中俄以色列等等，恐怕得天天上頭條，而且故事將千篇一律。	
	第二，即便我們承認兩件事：一，承認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每個人都不客觀，背後都—logically speaking—「必然」有一套價值觀，要不然我們連講一句話都不可能講，因為無所憑藉。二，承認「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我們還是可以要求別人或自己至少要做到一件事，那就是一致性。	
	你可以用任何一種價值觀或觀點去呈現事實，但你既然展現了這套觀點，就應該在這個觀點之下，前後一致地呈現事實。這是「誠實」的基本要件。要不然，你只是藉著操弄所謂事實來騙人罷了。	
	看過這麼多媒體，最讓我佩服的依然只有 WSWS (http://www.wsws.org/index.shtml)。我並不一定同意他們說的，但至少它是我看過最誠實的一個媒體。它主張社會主義，但它並不會刻意掩護社會主義「同志」們的醜陋和惡劣；它永遠站在弱勢者一方，但它也不會故意略過弱勢者的殘酷報復。	
	換句話說，在我們呈現事實的背後，固然有著一套主觀價值思維決定我們怎麼呈現事實的方式，但在這套觀點的背後，還有個更高的東西，那就是「一致性」。一致性並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使一切觀點成為可能的條件（這段話放大一萬倍）。就好像下棋規則必須一致，不能因人而異，否則我們根本連玩一盤棋的可能性也	尸s在。
	存在主義裏頭有個詞，叫做「真實」（authenticity），意思跟「一致性」很接近。You have to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你怎麼講，就該怎麼做，否則的話，就是一種「失真」（a lapse of authenticity），你的生命將變得空洞而虛假。你不是在講話，你只是在放	齒莖w。
	這世界又酷又炫，「進步」得讓人簡直跟不上，但是，維根斯坦說得沒錯，「如果你想更『深入』理解問題，那麼，你哪裏也不用去，留在原地即可。」也許，如果我們想要讓這世界更好過一些，那麼倒不必急著往外追求一個又一個又酷又炫的「進步」理論或主義，「留在原地即可」，往內思考並實踐那些基本的道理。	
	這個道理也許太簡單，以致於總是被人所忽略或輕視。它簡單到就像下一盤棋那樣。如果你能理解「棋賽」這個遊戲「何以可能」，就能理解諸如「正義」或「道德」何以可能。抽掉了這個「一致性」，事物將失去真實意義而無法理解	C
	近年來西方社運有一種趨勢，那就是「自己當記者」，號稱「獨立媒體」。這當然是衝著主	

流媒體之偏頗而來。既然它常常該報不報，不該報卻報一堆，我們光是罵它沒用，不如自己當記者來重新呈現事實，至少填補那些被有意無意遺 俊爾虞T。

當初哈巴狗電台之成立，純粹也是因為實在忍受不了美國及世界主流媒體對侵略伊拉克之種種謊言和偏頗，乾脆董事長自己來當記者算了。但是，這種事光靠少數幾個人做，沒什麼效果，必須很多人做才行。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抱持什麼觀點，永遠都不該忘了一致性；更不該連事實性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

只要做到了這兩項要求，總有一天，人們就能化解主流媒體的魔咒，用自己的耳朵聽，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再隨之起舞，也不再被它所惑。

哈巴狗記者【早餐特稿】 2004. 9. 5.

不銹鋼兔子 登錄於: Sun Sep 5 20:40:07 2004

太棒了！有兩位姑娘寫信來問我這片子。但我沒回信，很久以前的事了，況且當時也沒錄下來，以為從此再也看不到了說。（那時還沒有買錄影機，現在有了，但幾個月下來還是不太會操作，沒時間學，成功率只有兩成。）先收藏好，以後再弄出個典章制度來，看怎麼對外借閱。要是能給它加上中文字幕更好。以後再說了。

有人不明事理，常罵我怎麼像老太婆，儘收集些垃圾。非也非也。我收集的都是可以賣大錢的東西，要不是促進世界和平有關。我們當下覺得無甚意義的東西，二十後往往頗有價值。

比方說台灣過去二三十年來“黨外”運動或社運的各種資料、傳單、錄音帶、影片、照片或書信雜誌等等，除了正式運作的基金會和李敖外，恐怕沒幾個人比我收集得更齊全。只可惜董事長半生顛沛流離，生存空間狹小，一年搬二十四次家，資料保存不易。

這次車臣事件，三十多名反抗軍中，只有兩名女性，跟上次歌劇院事件不一樣。中文報紙常有這類新聞或所謂特稿（特別亂搞），但為了健康著想，不想血壓高，所以往往不敢看。用肚臍想也知道台灣人會怎麼談事情。任何一個人事物，一旦公眾化，就會被扭曲得一塌糊塗。不管是貶或捧，肯定是極度的扭曲、簡化和糟蹋。

台灣社會沒有理解別人的意願和能力。他只想對你做出各種“解釋”，而根本不會想“理解”你。甚至只想拿你來“消費”，變成一種八卦或什麼「古怪有趣」、「偉大傳奇」的人物，然後從中提出許多道德教誨或賣點或足以給自己某 堅C級歡樂的解釋。

這個社會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只想解釋人，卻不願理解人；完全缺乏理解 others' mind 的能力。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善”這回事，更無法理解的東西；他以為全世界都跟他一樣：懷著一樣的心機，圖謀同樣的事，做一樣的偉大夢，追求一樣的所謂成就。進而在這個單一價值觀上，較長 悃@界上有“不一樣”v短，橫生八卦。

所以，不管做什麼，都不需要急，最少要以一輩子做為一個基本單位，這輩子內能完成就好了。最好是進一步把時間往後調整大概兩百年，把對象設定為兩百年之後的子孫，那或許才是讀者，才是朋友，才是可以與言的對象。這一代或這兩代這三代，看來已經沒救，CPR無效，可以直接抬進棺材，無須多言。

梭羅說：「我說服不了你，但我總有辦法說服你的孫子吧？」這話放在台灣，時間應該加長個五代：「我說服不了你，也說服不了你的孫子，但我總有辦法說服你的孫子的孫子的孫子吧？」

若不這麼自我安慰，若非一顆不銹鋼打造的心，足以忍受各種驚嚇、虐待、誤解和侮辱，恐怕會住不慣這個島。

陳真 2004. 9. 4.

哈巴狗資料蒐集中心主 登錄於: Fri Sep 3 21:36:33 2004

對啊！看看中時這一兩天有關黑寡婦的特稿，把黑寡婦形容的多冷酷！我想寫那些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是外電主流媒體英文新聞拿來翻譯再加油漆醋一番。旺旺！我手上恰好有請人從電視錄下的Terror in Moscow錄影帶，看過這片子，我實在無法用“恐怖”來形容這些黑寡婦，在他們黑色蒙面紗下，我看到的其實是驚恐。 美國HBO頻道前陣子也有播出 Terror in Moscow，不知道會不會再重播，住美國的可以留意一下。

怡靜

have mercy upon us 登錄於: Fri Sep 3 21:06:45 2004

電視上正直播俄軍進攻。看那些赤身露體的小孩，有的身上還流著血，實在很不忍心。大人造的孽，卻讓小孩承擔。但綁架人質者絕不是什麼恐怖份子，美俄當局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底下是一篇去年寫的文章，《亂世兒女黑寡婦》。

剛剛從東珍網站那邊看到一個網址：http://www.landp.org/ 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這網址首頁有張照片，你若按滑鼠右鍵，然後選「設成背景」，它就會變成你的電腦桌面。

這照片蠻好的，讓人很感動，彷彿人們所能想像的一切美夢，全在這裏面。

陳真 2004. 9. 3.

=====

亂世兒女黑寡婦

陳真 2003. 5. 14.

去年十月下旬，四、五十個車臣年輕男女，挾持莫斯科一家歌劇院八百五十位觀眾當人質，要求莫斯科當局立即停止對車臣獨立的軍事鎮壓。令人驚訝的是，這群身上綁著兩公斤以上炸藥的死士，竟然有一半是身著傳統伊斯蘭黑色長袍 漲-輕女性。

十多年來，俄羅斯在車臣的暴行，簡直罄竹難書；特別是俄軍對車臣女性回教徒的殘忍手法，就如莫斯科車臣文化中心主管——一位車臣女演員芭達蓮娃所說，“已經到了一種變態的地步”；不只在輪暴強姦做為一種鎮壓和鎮懾手段，更故意強迫受害者的親屬或丈夫、小孩來觀看強姦過程。許多受害人受不了這樣的羞辱而自殺 蚌 蛟范瑛馱v。

至於轟炸、掃射等一般軍事行動，更不用說其殘酷血腥了。可是，這些大規模的暴行，這麼多年了，大家憑良心講，幾個人曾經聽聞？如果你不是對人權特別關心的話，根本沒什麼機會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這些報導。

這些血腥、變態暴行，在這兩年所謂“反恐”的旗幟下，更是師出有名、變本加厲，大家一

起來消滅恐怖份子。但是，所謂“恐怖份子”不過就是不願屈服於鎮壓的大大小孩、男女老幼。

即便你是個粗線條的人，你也能輕易發現，中國媒體對這次的歌劇院事件非常具有敵意；這不難理解，因為只要是有關“獨立”的國際事件，中國官方立場都是一概打壓抹黑，以免有樣學樣。

中國表現出來的態度，簡直是比人家俄羅斯當局還“義憤填膺”，就跟台灣向來少一根筋的主流媒體一樣，動不動就是“暴徒”、“綁匪”、“頭目”、“冷血匪徒”、“歹徒”、“女肉彈”、“喪心病狂”、“殲滅”、“擊斃”等等叫罵、污辱性字眼，而且極盡抹黑之能事。最近幾年，更多了一個“統稱”，那就是：“恐怖體！”。

即便那些曾被中國迫害過的民運人士也一樣；這些人，對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和人權改善很有貢獻，但他們卻標準不一，對中國苛薄，對美國卻百般美化；常有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親美傾向。自從911後更為明顯，動不動就是大罵“恐怖份子”，似乎一切品味和說法都以美國馬首是瞻，有時簡直就像馬前卒那樣敲鑼打鼓，為虎作倀。這時候，人權、自由、民主等等字眼，從他們嘴巴中講出來時，只是令人心寒。

至於西方列強對這個歌劇院事件的態度，那更不用說了，100% 一面倒；照樣都是講那些動聽的人道詞彙。講得最大聲的當然是美國。布希說：歌劇院事件證明“恐怖分子已經在世界每一個角落向人類發起挑戰。”

問題是，他們自己卻做出恐怖千萬倍的行徑；或是對其它列強無日無之的暴行根本視若無睹。

歌劇院綁架人質事件當然是個“暴行”，但是，這群車臣年輕男女的“暴行”如果是 1，那麼，俄軍對車臣人的暴行恐怕就是 10000。

早期民進黨還蠻喜歡歌頌車臣人的“英勇”，甚至有一次不知道是什麼活動我忘了，還發表了一篇給李登輝的抗議宣言，裏頭就是以車臣獨立為榜樣。我記得活動中有人代表把這“宣言”給朗誦出來，當唸到“車臣”時，唸的人是陳英燦吧，竟然還用英文發音，讓我英雄不知道是在指什麼。

不過，他們現在似乎不以為之為榜樣了，過去是“榜樣”，現在卻成了“恐怖份子”。反倒向來口無遮攔的呂秀蓮倒還前後一致，她說歌劇院裏這些車臣女性反抗軍的死，“莊嚴而悲壯”。

昨天的 Channel Four 頻道，首度公開播放該事件的紀錄片，記錄整個事件 57 個小時的完整過程。從舞台上演某齣戲劇開始，接著台上有人衝出來，對空鳴槍，制服演員，封鎖大門。觀眾本以為是戲的一部份，沒有動靜；這群敢死隊於是說：“你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我們是車臣人。”

另外，導演也訪問了許多人質和死者家屬。拍這片的是一位聽說蠻有名的導演，叫做 Dan Reed；片子有個標題，叫做“Terror in Moscow”。導演本身並沒有支持或不支持車臣獨立，他並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他主要只是想拍人質的心境和他們對這群“恐怖份子”的觀感。

很多東西是你用文字寫不出來的，因為我們看到的畢竟不只是一種資訊，更是一種感覺和影像，也因此，一部電影，不管影評寫得多麼好、多麼傳神、多麼具有詩意，都無法取代你自己去把電影看一遍。我要說的東西，也正是我講不出來的，只能希望有一天，我有辦法買到或偷錄到這些帶子，然後請你自己來看。

看完片子後就睡了，一整個晚上不得安眠，彷彿做了無數的夢，一個接一個，隔天起床，夢境全消失，不知道究竟夢了些什麼，只留下一種顯然來自夢境的悲傷情緒。那種悲傷是如此嚴重，如果我手邊有一把槍，說不定在那一刻就會往窗頭上打一槍。

如果你不健忘，那你一定知道當時媒體是怎麼樣地一面倒，抹黑這些“黑寡婦”，講得好像他們根本沒有人性似的，講得好像她們是很“偏激”的什麼“車獨基本教義派”。可是，這些統統是胡扯。我有時真是很疑惑，我們是否還有一般報紙或電視“新聞”的必要？

這些車臣女生，之所以被稱為“黑寡婦”(Black Widow)，是因為她們絕大多數在戰火中失去丈夫、子女或甚至失去所有親人。一般主流媒體把她們抹黑得好像沒有人性的殘忍母夜叉似的。可是，事實上，她們只不過是跟你我一樣的一般人，也許說不定還要更“中產”一些。

這些黑寡婦來自各行各業，包括護士、教師、藥劑師和一般家庭主婦等等，以及幾位還在唸書的女大學生。她們不是什麼恐怖份子，也不一定是什麼“車獨份子”，說不定連什麼“份子”也稱不上。她們只是一般人，在戰火中失去親人的一群人；她們懷著對敵人的悲怨和一點或許利他的精神，想用自己的生命，從敵人處換來點寧靜和太平。

你可以不認同她們的手段，但你不能一方面縱容俄羅斯恐怖千萬倍的暴行，一方面卻又說這些連對者鏡頭講話都語帶羞澀、舉止靦腆的人是什麼“恐怖份子”或“喪失人性”。

很多受訪人質指出了這一點；他們形容這些“暴徒”的神情以及講話的態度給他們在心裏上所造成的巨大震撼。這個震撼，並不是因為黑寡婦很恐怖、很特殊，而是因為她們很平常。導演說，很多受訪人質不但不恨這些綁架者，反而對車臣人的遭遇覺得很抱歉，對眼前這些不管結局如何都必將死去的黑寡婦更是充滿憐憫。

導演提到，有位受訪人質在事件過程中很恐懼，站在他旁邊的一個“黑寡婦”看她那麼害怕，於是彎下腰，意有所指地低聲安慰她說：“不要害怕”。

片子中還有位女性人質回憶說，她看到幾位黑寡婦偷偷哭泣，偷偷拭去眼角淚水；儘管她們全身包著黑色服飾，只露出一雙眼睛，但她能從她們的眼睛裏看出悲傷和恐懼，以及她們對生命的眷戀。那位女性人質說，在現場，她真不知道究竟是人質還是這些黑寡婦流的眼淚比較多。

有位人質，同時也是當時舞台上的男性舞者說，從這些車臣反抗軍的神色和言談看來，他深深覺得，這些人根本不是什麼恐怖份子。

當然，死者家屬應該會恨這些人，有位死者的太太就說她很恨車臣人，甚至恨車臣的兒童。不過，她卻也說，如果自己像這些黑寡婦一樣失去至親，她也一樣會綁上炸藥，孤注一擲。

必須一提的是，在談判過程中，車臣一方曾主動提出要求，要求當時正在美國準備接受一個「新聞勇氣獎」的安娜·波莉奇柯斯卡雅充當俄方代表。安娜知道之後，放棄原來的領獎行程，立即飛回莫斯科劇院現場。

關於這位安娜·波莉奇柯斯卡雅，2002 年 10 月 27 號的自由時報有這麼一段極其貼切的報導：

「多年以來，波莉奇柯斯卡雅一直不畏種種恐嚇施壓，堅定不移地報導俄軍在車臣種種荼毒百姓的暴行。對照俄國各媒體對此一律三緘其口，波莉奇柯斯卡雅堅定而孤獨的聲音，一再讓俄國政府感到芒刺在背，她也因此被西方媒體同行譽為『俄羅斯的道德良心』。

『車臣日報』讚揚她『在報導那些無人承認其價值與尊嚴的苦難百姓時，表現出一貫的勇氣與誠實』。在揭露一起俄軍屠殺車臣平民、卻謊稱他們是觸雷而死的事件後，波莉奇柯斯卡

	<p>雅在今年四月接受了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的頒獎表揚，但也受到俄國軍方安全單位的多次 死亡威脅。」</p> <p>這位深受車臣反抗軍信賴與尊重的俄國女記者，建議讓曾經調查過車臣人權狀況的歐洲委員會一位聲名卓著人士來充當俄軍撤出車臣的監督人。此一建議，立即獲得車臣反抗軍的認同。可是，俄羅斯當局卻不斷使詐，一邊假裝談判，一邊爭取時間佈署，準備灌入毒氣，進行 攻堅。</p> <p>從片子中看得出來，黑寡婦們據說不但連槍法都不合格，對政治的理解顯然也不合格，她們上了當，因為她們一度露出欣喜神色，以為俄軍真的會考慮從車臣撤軍。事實上，夾帶著死亡的毒氣已經瀰漫而下，數百名特種部隊和坦克車，也已經從屋頂、從牆角，佈下天羅地網。</p> <p>這個事件，在毒氣瀰漫整個劇院後，很快就落幕了。當天人質死了至少 129 人，除了一名是被俄軍自己所誤殺之外，全部死於不知名的化學毒氣。這個事件一共死了 170人，其中包括19 名黑寡婦和 22 名男性反抗軍。</p> <p>譴責這些黑寡婦是“殘忍恐怖份子”的中國“民運人士”茉莉女士，在她的一篇叫做<首先 槍斃那女人！——恐怖主義歷史上新的一頁>的文章（http://www.tangben.com/Swedenmoli/winwar.htm），“幫”這些黑寡婦做了許多恐怖的“心理分析”。在我看來，這些“心理分析”完全不及格。我們對人性的理解，特別是對“異己”的理解，如果永遠都是這麼粗糙，那麼， 想要弭平衝突和仇恨，恐怕不但很難，甚且只是火上 [油]。</p> <p>這十九名黑寡婦，事發當時我就聽說了，聽說死狀極慘，血肉模糊。記得這是看一位親臨現場的西方記者寫的報導，但我一直很納悶，不知道這位記者為什麼要這樣強調？難道不是每個被槍殺的人死的樣子都很淒慘嗎？一直到昨天，我才終於目睹了這一幕，多少明白了這位記者為什麼會這麼說。不過，導演說他考慮到觀眾的觀感，所以他刻意剪掉了許多過於殘忍 血腥的鏡頭。</p> <p>這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敢死隊，他們的屍首被俄羅斯當局祕密掩埋，究竟掩埋在何處，為什麼要如此祕密，也沒有人知道答案。</p> <p>整個綁架過程中，車臣反抗軍不但一開始就釋放了孕婦和小孩及外國人等一百八十名人質。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口口聲聲要與七百名人質同歸於盡的綁架者，一直到俄軍施放化學毒 氣時，都還是有機會引爆炸藥。可是，他們卻沒有動 濼C</p> <p>片子中說，要引爆很簡單，只要黑寡婦把身上一藍一紅的電線兩頭接觸一起，滿佈整座劇院舞台、走道和牆壁的炸藥就會接連爆炸；劇院和這七、八百人，瞬間就會化成灰燼。俄羅斯 一位軍官說，那些炸藥的量，只消其中一部份就能把 莠y劇院夷為平地。</p> <p>俄軍施放毒氣後，不費一絲力氣就把所有“恐怖份子”全部“殲滅”，打得稀爛，腦漿迸裂，肚破腸流。但是，她們在被槍殺之前並不是全部失去知覺，更不是瞬間失去知覺，也就是說，她們一直都有機會引爆，讓大家同歸於盡。但是，這些身上揹滿炸藥、負責引爆任務的 黑寡婦，為什麼終究沒有這麼做？</p> <p>為什麼？片子不斷提問這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她們不引爆？為什麼她們要“白白”犧牲？她們心裏在想什麼？為什麼口口聲聲說是來跟大家一起死，可當關鍵時刻來臨時卻沒有動 手？導演和人質都沒有提供答案。</p> <p>導演神通廣大，不但弄到了被俄羅斯當局視為機密的黑寡婦身份資料，片子結束時，更公佈了 她們過去太平時期的居家照片。我後來上Channel F our Y上重重一擊。這樣的照片，不過，似乎也正因為如此，反而在我心</p> <p>一張又一張的生活照迅速地閃過眼前。如果你只是看到照片，而不知道她們是誰的話，你一定會羨慕照片中人，因為她們是如此歡樂、幸福；輕盈的步伐，舉手投足間，充滿著美麗的青春氣息。照片中，當她們擁著丈夫、抱著小孩親嘴時，臉上是如此滿足的表情，彷彿這一 刻美好就是人生的全部</p> <p>鄭南榕自焚後，葉蘭菊發行了一本小冊子，上頭有一句話經常縈繞我心，揮之不去，這話是：“亂世兒女，情緣難償”。亂世裏，有些人升了官、發了財，有些人則是連一點兒女情懷 和親情都很難保有。</p> <p>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黑寡婦——一群亂世兒女。</p>
qegg	<p>登錄於: Fri Sep 3 20:15:04 2004</p> <p>旺旺！一點關於共和黨大會抗議活動的訊息更新。</p> <p>我們實驗室有兩個同學失蹤兩天了。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時，他們正打算要去共和黨開會 的會場附近『逛逛』，大概是穿著“BUCK FUSH”T恤的那種逛逛吧！據我們會商研判的結論，他們可能已經遭到逮捕了。</p> <p>繼星期日逮了三百人之後，紐約警察再接再勵，被補人數已經遠超一千大關了。而且逮捕人的高峰在星期一，原來有法律規定三個人以上並肩而行“妨礙交通”就可以人人於罪了。而且今年初重新生效的法律還規定在公開場合不能三人以上著“相似”面具站在彼此“附近”。如此一來連土耳其婦女全家帶孩子上動物園都可以抓了！真是警察國家的楷模啊！</p> <p>今天法院已經裁決市府必須釋放其中的460人，但市府不同意，只得易科罰金一千美元。看 來是想等會開完了再放人。</p> <p>以前老以為美國多民主多自由有多人權。在權力之下，一切都是放屁！</p>
陳真	<p>登錄於: Fri Sep 3 09:15:20 2004</p> <p>旺旺。旺旺。這是各地哈巴狗記者的打招呼方式。</p> <p>記得一個笑話。有人養隻貓和狗。貓很聰明，主人只要問說：我們現在要去哪呀？牠就會回 答說：廟 。</p> <p>狗更聰明，主人若繼續問說：去廟裏要帶什麼啊？牠就會說：旺旺，旺旺。（怕大陸同胞有 所不知，旺旺就是旺旺仙貝，一種餅乾的牌子）。</p> <p>講到哈巴狗電台，不免要勾起一些傷心往事。我對我罵的其他人倒不是很自責，特別是那些得意非凡的人（比如布希），真是很欠罵。但是，對於某位陌生讀者，罵完之後，卻一直感到特別內疚。因為那純粹是我的錯，心胸狹窄，不堪批評。除了道歉，長久的良心不安，應該就是最大的報應了。以前常覺自己無辜，後來無辜感越來越低，罪惡感卻越來越重。</p> <p>使暴容易，抑制暴力卻很難。學習武功不難，自廢武功卻很難。人實在很無力，心裏想做好，到頭來卻儘往壞的方向走。所謂理想夢想胡思亂想，越縮越小，卻也越無望。</p> <p>另外，董事長很多信沒有回，有些連地址都不見了，大概也無從回起，為此常掛念在心。希</p>

望新朋舊識諒解，不是耍大牌，而是因為董事長作惡多端，因此得到報應，毒我千遍也不厭倦，電腦死掉好幾次。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五月，因為向來沒有備份習慣，九成資料毀掉；幾年來所寫一切，幾乎屍骨無存。

不過，反正人跑不掉，以後總會再聯繫得上。希望失散的各位能看到這留言。

一向關心車臣，特別是那些未亡人或孤兒寡母，總讓人感到心酸。但他們所承受的悲慘血腥和家破人亡，卻似乎徹底消失在世人眼前。唯有當他們發動恐怖事件時，大家才又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和痛苦。

俄羅斯總統基日布丁，這人很壞很狠，跟布希有得比。車臣一地，幾年來，少說殺掉十萬人。但主流媒體根本不報。恐怖主義這頂帽子真好用，在美英帶頭示範下，中俄等國也紛紛利用反恐之名，行恐怖之實，殘酷鎮壓獨立運動。美國其實也挺樂意看到這樣的效法，因為這可以讓自己更方便在世界各地用無人可比的恐怖手段奪u反恐」。

AI 說得沒錯，這幾年，美國帶頭的所謂反恐，讓人類文明倒退，世界各地數百萬生靈塗炭。

至於最近兩天，車臣反抗人士抓小孩當人質，這種手段太卑鄙。有人說，他們被俄軍殺得更慘，不這麼幹的話，簡直被吃定。但這話沒有道理，再怎麼說，也不能抓小孩當人質。如果我們可以容忍這樣的事，那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 歹斃e忍？

真負不會得正，一個負，也無法 justify 另一個負。有句話說得沒錯，「如果以戰可以止戰，戰爭早在數百萬年前就已絕跡。」甘地 曾感嘆：an eye for an eye leaves the whole world blind.（以眼還眼，舉世皆盲）。但是，感嘆容易，要做到恐怕很難。

最近電視演天龍八部，不過殺了個無辜女子，引發的卻是江湖數十年不斷的互相血腥報復，死者成千上百，就像個惡性循環。

巴勒斯坦前些日子自殺攻擊，奪走了兩輛公車上的十六條人命。這些敵對雙方，在他們死後通往天堂或地獄的道路上，難道不是走的同一條黃泉路？互相見了面，看到對方肢離破碎的殘骸，難道不會悲從中來？

陳真 2004. 9. 3.

哈巴狗電台駐紐約特派

登錄於: Wed Sep 1 16:04:30 2004

時值中元節。猛鬼出關之際，共和黨大員們要來紐約開派對！以紐約為基地的反戰組織UNITED FOR PEACE AND JUSTICE老早就規劃好了一系列的『盛大歡迎』活動。還有其它大小社團團體也摩拳擦掌，準備好好伺候。

無奈乎紐約市也是被共和黨管的。從一開始UFPJ就飽受刁難，申請的集會場所中央公園不被批准，說詞是群眾會“踩壞草皮”，只批了城市邊陲、HUDSON河邊的快速道路旁，長長的一條，還包你不會側漏，沒有辦法演講。而且遊行的路線也離開會場所有三條街那麼遠，深怕群眾會玷汙它似的。最後在UFPJ告進法院幾經抗爭之下，中央公園還是不准，但遊行就可以走到麥迪遜廣場前了。

遊行隊伍非常浩大，記者遇到了一個半鐘頭，還是花了四個多鐘頭才走完一半而已。據主辦單位統計，人數到達五十萬人。隊伍中有各種活潑有創意的看板標語，但同時也有喪子的軍人媽媽背著照片出來走。除了反戰主軸，也參雜了同志運動、勞工運動、反反墮胎運動等。還有綠黨，以及獨立參選的Nadar支持者也趁機造勢。遊行的實景，在這裡有一些照片：

<http://qegg.blogspot.com/2004/08/829.html>

但別高興的太早，紐約市長吳頭彭伯早就派出了大批軍警伺候。光是週五晚上的暖身活動腳踏車遊行就逮捕了兩百多人(車隊好像也才差不多那麼多人)，週日的大遊行，明明是很平和規矩，也被他逮捕了幾十人，加起來突破三百人被捕，因為人數過多，還被關在河邊一個廢棄的巴士維修場裡，身處滿地油污的倉庫中，安全堪慮！現在UFPJ正發起臨時的抗議活動，呼籲吳頭彭伯釋放示威人士。

qegg

如是我聞

登錄於: Fri Aug 27 05:45:41 2004

吃魚吃麵包之外，忘了講授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吃香蕉。記得不能當眾露出整個包皮—我是說包住香蕉的皮，看要吃多少就露多少，不能一下子整條都露出來。而且記得務必要從中折成兩半，不能從香蕉頭那邊整支剝皮，那樣太沒水準，是猴子的吃法，屬於公訴罪。很多外來移民就是因為不知道香蕉的正確吃法，缺乏這一層教養而入獄。

諸位別小看這些，懂得這些，對世界和平和反恐大業將非常有幫助。不是很多有學問的人喜歡說什麼當代各種戰亂衝突是一種野蠻和文明的衝突嗎？誠然！野蠻人如果能多學習文明思維和言行，哪還有恐怖份子作亂煽動的餘地？

陳真 2004. 8. 26.



東珍之友

登錄於: Thu Aug 26 22:32:00 2004

這裏有一些東珍小朋友的畫：

<http://www.chinaaids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643&forumid=6>

很好玩。

首頁有他們的團體照。看這些小朋友，多麼有趣，臉上有各種神情。真難想像他們面對這樣一種處境。聽說有的到了冬天，簡直要凍壞。

電視上看過一個大陸的小姑娘，唸中學了，但她因為衣服不夠暖，手凍壞了，紅腫發爛，像個麵包。因為父母雙亡，她又得扶養兩個弟妹，於是就去街上賣些小東西，甚至在垃圾桶挖食物吃。有一次掙了點錢，過年到了，三姐弟就去買一塊肉和一隻魚，但從沒吃這麼好，連怎麼烤也不會，於是把魚都烤焦了。

她說，後來只能挖那些白白的沒有烤焦的部份起來吃。講這事時，臉上洋溢著一種幸福感。她說，她常覺得跟弟妹在一起很幸福，希望可以一輩子都不分開。她說她特喜歡聽妹妹吆喝弟弟說：“去洗碗”之類。

但後來實在太窮，她說姐姐無能為力了，我們三姐弟分各自謀生吧，總比一起餓死好。不過，弟妹任憑打罵，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姐姐。有人於是教她去公家機關申請補助。她去了，官僚給她刁難，她就哭。每次去每次哭，她還說，為了博取辦事人員的同情，她哭的時候擦眼淚時就故意露出她那雙已經凍壞顯得十分可怕的雙手。

聽她一邊哭一邊講這些，心裏挺難過。

西方人沒受過什麼苦，所以很會大驚小怪。一天多看兩個病人就哇哇叫，跑去投訴，說什麼受到虐待和剝削。他們無法想像我在台灣一天看的病人數，搞不好是他們看一個月的量。人家我還不是忍了，哪敢講什麼剝削？！

台灣太野蠻，西方則是太機械。西方社會裏，人性不是敗壞，而是根本上就消失了。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統統是：I, robot！（最近一部電影）

英國電視上有個節目，專門介紹一些狗格有問題的狗之治療過程，比方說有一隻捲毛的，人家主人一家在吃飯，他就會跑過來在餐桌邊跳跳跳（因為太矮），想看看你們在吃什麼。這種醜陋行為讓主人蒙羞，於是送去治療。治療成功後，他就不跳了，任憑山珍海味在前也不動心，乖坐一旁，一動也不動。

還有一隻，也是矮腳的，人家主人家裏有游泳池，每當主人跳進池裏游泳時，他也會想一起進去玩水，但又膽子小，不敢進去，於是就沿著游泳池跑。主人游到右邊，牠就繞到右邊，主人游到左邊，牠就逆時針轉到左邊。邊跑還會邊哀哀叫，有點三三八，很激動。

客人來了，見著這一幕家醜，皺起眉頭。如此豪宅，如此氣派，如此有地位的主人，怎麼這小狗這麼沒教養哇？！主人一陣羞愧，於是送去治療。v好之後，小狗不再繞游泳池跑了，牠只會在岸上靜靜地含笑欣賞主人的泳姿。

其實，英國人何必養狗？直接去買隻塑膠的就好了，裏面裝個電池，照樣還是會動，也一樣會旺旺旺。而這正是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紳士貓淑女狗。

所謂文明社會，狗無狗性，人無人性，什麼切麵包不能切到底，因為切到底刀子會接觸到盤子，會弄出聲音來，將是一項醜聞。所以正確的切法是切 98 %，剩下 2% 要用手指輕輕地、神不知鬼不覺地撥開。

如果是我，根本不必用刀叉，吃麵包用手就夠了。吃魚也差不多，至少吃魚時刀子是完全多餘。單手持叉即可，切and 刺 and 吃，一貫作業，根誘刁哇姥媽激付

還有，塗果醬據說也不能一次全部塗滿，這樣太沒水準了，你只能塗你準備要咬的三口，吃完這三口之後，才可以再塗另外三口。

還有，英國憲法規定，走路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能小於一點五公尺，當你不得不小於這個距離時，你得先說聲 excuse me，然後才能通過，否則別人會認為你可能來自山洞，沒有任何教養。

最近還流行狗瑜伽，一群人用手用腳壓住自己家裏養的狗，一動也不動坐在公園草地上冥思默想，說要讓狗感受到這種寧靜氣氛的薰陶，進而也能心靈改革，獲得心靈寧靜。

這就是英國最流行的狗瑜伽，據參加過這種訓練的狗主人表示，效果十分良好，每隻狗都變得很深沉很內斂，擁有智慧，不再狂野。

人性和生命，被這種高度規劃性的所謂安逸和秩序及繁文縟節，耗損得幾乎蕩然無存。這種環境，會有什麼深刻的藝術或哲學才奇怪。它有各種高度發展的專業，但這些專業背後往往沒有生命，而只有技術和知識。

全世界的小孩都像個小孩--除了英國之外。也許是有得有失吧，起碼的困厄和痛苦，反而使人保有一點活著的感覺，要不然就變成 I, robot 了。

痛苦常使人痛不欲生，但若沒有這些痛苦，我們恐怕都還不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陳真 2004. 8. 26.

I love 桂希恩

登錄於: Thu Aug 26 19:57:00 2004

《愛滋情緣》

2004年06月09日 15:57

陳曉楠：各位好，這裏是冷暖人生，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先有一些話跟大家說說，我心裏實在是覺得，一定得說，我們每次節目播出之後，熱線電話的鈴聲都響個不停，收到的來信也是特別多，大家除了和我們交流心中的感慨之外，其實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們現在生活得怎麼樣了。

還記得在西安市的大街上，在夜幕之下，扛水泥的那些苦力大軍嗎，扛一噸水泥兩塊五毛錢，有一個深圳公明的工廠廠主，他看了以後說，感到震驚，他說他正好需要一百多名工人，他想讓我們找到這些苦力大軍，要給他們解決工作，另外還有一個人，他說他有三千塊錢，因為他在街上撞鳩撞兒子攆大學學費的老父親，他說他要把這個錢交給他。

其實我們知道，苦力大軍在大街上流動性非常強，不知道回頭再去找，還能不能碰得著他們，但是我們想還是值得的，我們會回去，您試一試，但願能夠把這個心願達成了。

另外還記得離婚七年那個故事嗎，那一對夫妻，他們撿了一個小女孩，撿了一個多病的小女孩，他們給了小女兒上戶口，不得不離婚，為了給她治癩癩病，不得不傾家蕩產，這個節目播出了僅僅三天之後，侯小雨的媽媽就打電話告訴我們說，她自己身體不太好，而且小女兒又犯病了，兩個人同時進了醫院，可是她哭著說，她發現他們的帳號裏，有人打進了一萬塊錢。

她說，她非常感動，因為手術費終於有著落了，另外其實還有人給我寄了厚厚的幾封信，到香港去，還是封信，有一個人信裏說，侯小雨應該改改名字，他設計了好幾種方案，他說這樣可以改變她的運勢，還有一個人說，應該在每年農曆初四的時候，疊小紙人放到火裏去燒，她說這樣才能治癩癩病，而且千萬不要帶小女孩去逛廟，寫這封信是來自廣東的一位六十八歲的老婆婆。她說有了小雨的消息，一定要告訴她。

另外還記得我們上期的節目嗎，那個賣身救父的小夥子王群，所有人都說，從樹上摔下來的他的老父親，沒治了，可是只有他那執著，他現在最想找一份工作，他已經大學四年級了，他想趕快還掉自己欠下的幾萬塊錢的債，節目播出之後，當天晚上，就接到了幾十個電話，說要給他提供工作。

昨天他打電話來說，他和深圳市的一個房地產公司聯繫上了，彼此都比較滿意，可能過幾天他會來還和我們敘舊，說了這多是想告訴大家，你們的這些口信，我們都帶到了，而且也想替他們說一句，謝謝大家，謝謝了。

愛滋情緣（一）

2004年06月09日 15:52

陳曉楠：今天我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六十七歲的老人，一位醫生，一九九九年，一個很偶爾的機會，他去到河南一個小村，在那裏發現了一種怪病，從那以後，他就好像和這個村子

這種病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現在，他六十七歲了，還經常隻身奔赴那裏，一住就是好一陣兒，這個人就是教授桂希恩，這個村，就是如今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的，河南省的文樓，愛滋村。

（旁白）我們去武漢採訪桂希恩教授的時候，他剛從河南上蔡縣回來，這一次，他給那裏的一些小孩抽了血，因他們的家長，有的染上了愛滋病，擔心孩子也被傳染上，他把血樣帶回武漢檢測，幾天後，結果出來了，桂教授的心情很沉重，因為被檢測的三十個孩子裏，有一半已經確定是陽性。

桂：陳大夫嗎，你好。你們最近都忙吧。我把上一次來你們村子那幾個的情況跟你說一下吧。

陳曉楠：一九八一年，桂希恩在美國學習的時候，老師曾經向他講授了當年發現的一種人類新型的傳染病，愛滋病，但是這種疾病被認為是通過同性戀來傳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對老師說，在我有生之年，中國絕不會有這樣的傳染病，因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和西方不一樣，也正因此，一九九九年的那個夏天，他聽到的，和看到的這一切，讓他覺得難以置信。

（旁白）一九九九年夏天，桂希恩的一個河南學生告訴他鄉出了一種怪病，得病的人發燒，拉肚子，怎治也治不好，一些人已經死了，本著醫生的職責和好奇，桂希恩就跟著學生去了上蔡縣文樓村。

記：你當時確定有一部人得了這個愛滋病，當時什麼心情。

桂：我是感到震驚，因為我看見當時十一個裏頭十個有問題，我發現的第一批病人，都是賣血的，而且那個地方賣血的人也很多，所以我就意識到這個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涉及的人，涉及的面，都是很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

記：你怎麼跟病人講的。

桂：我到那兒去，他們並不認識我，只是有一個人介紹，我也不能強迫他們做檢查，不過他們接受了檢查，有很多人接受了檢查，之所以接受了檢查，第一是我不收費，第二呢，我講了這個檢查結果，我去一家一家的報告這個結果的。他們就接受了。

陳曉楠：震驚之余，桂希恩也不得不相信這樣一個現實，這一切，來勢洶洶，他決定向有關部門報告，幾天之後呢，他給當地的衛生部門寫了封信，建議他們趕快對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還有家屬進行控制，同時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這些愛滋病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正因此，桂希恩從此被宣佈不受歡迎的人。

（旁白）桂希恩在給上蔡縣的信中說，我擔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個比血吸蟲更可怕的瘟神來到這個地區，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他還說到，我看到的這些問題，可能單靠當地政府是解決不了的，需要上級給予幫助，信寄出去後，桂希恩並沒有得到回音，去文樓還受了干預。

記：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

桂：如果你來，我們要干預，他沒有解釋這個理由，不過說到這種話呢，當然是我不能去嘍，後來我覺得他們這種作法不合適，因為等了幾個月，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自己不做調查，也不允許我去調查，也不允許外人去調查，這個，我覺得是他們不對了，所以我這樣子才沒有得到允許去的。

有一位，衛生局的領導就講，不讓你來，是有道理的，因為你不是河南人，你是湖北的，這個話我沒有回答，因為我覺得不值得回答，這個病，連國界都沒有，哪裏來的省界，當這個疾病傳出去的時候，我們湖北的病，很大一部分是在那裏賣血賣回來的，那個時候沒有省界，現在去幫助你，省界卻出來了，好像說不過去吧。

（旁白）由於當地沒有及時地採取對應的措施，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號，桂希恩帶著自己的調查報告來到了北京，李嵐清副總理立即做出了批示，很快，中江愛滋病防治工作組來到了文樓慰問。

陳曉楠：在此之後，桂希恩又給當地衛生部門寫了一封信，表示說願意跟當地的醫生一起做愛滋病的救治工作，但是對方都沒有回音，最後，他又給當地部門寫了第三封信，他說，現在交通都很方便，所以就不麻煩你們了，說過這句話之後，他就真的開始自己行動，他選擇隻身前往，以一個普通醫生的身份，再去一次那個讓他無比震驚，但現在也是無比牽挂的小村莊。

桂：因為有人講，做了一點也許別人做不出來的事，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不過因為我是偶然去了，發現了這種現象，別人沒有碰見這個機會，因為有人講過這個話，如果你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你就不配做一個人，這是一個歐洲的人說的，我想作一個醫務人員，如果看見別人有痛苦，還是無動於衷，那這個醫務人員就不會成一個合格的醫務人員，我無非是看到的一種情況，一種悲慘的情況，受他們的，受到一種感動吧，就願意做一種醫務人員應該做的事，如此而已。

愛滋情緣（二）
2004年06月09日 15:50

記：就在外面。

桂：田邊上。

記：自己帶的麵包。

桂：嗯，還吃得不錯。這個我帶這個幻燈，給農民講課。我在下面抽血都是我自己抽血，這個帶B超下去，這個晚上看病人。

（旁白）五年裏，桂希恩堅持每兩三個月就去一次河南，送醫送藥，在最初，因為是不受歡迎的，他遇到了一些麻煩，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獨自帶著一萬多元的藥品進了文樓村，當地一些人得到消息後，派人前來驅趕。

記：最開始聽說你去了之後，或者警察也干預一下，你是不是也遇到一些麻煩。

桂：遇到過，不過都解決了。

記：您是不是說你的學生可能也挨過打。

桂：有過這個事，但也都過去了。

記：當時怎麼解決的。

桂：那裏頭有一些學生挨打是一點偶然的因素，一點偶然的因素，但是後來解決了。

記：我聽說還有村民把你藏起來。有這個故事嗎。

桂：有啊，那是另外一件事，事情相隔很久的，我姐姐看了這個文章告訴我，她說藏到米缸裏頭，沒這個事，河南哪里有米缸，我也不會藏到米缸裏去，不過有人找我，他們村民不告訴他我在哪里，晚上天黑以後，用摩托車把我送走，陶o件事情。

記：在你現在看來都是很輕鬆的，都過去了。

桂：對，現在挺好的，我不講說現在挺好，反正，那些事情過去了，而且雖然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我的工作沒有間斷，就是在那兒的工作也沒間斷，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的。

記：這些都沒有影響你去那裏。

桂：對，因 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一個醫務人員應該做的，一個有良知的人應該做的，而且是 老百姓歡迎的。

陳曉楠：桂教授說話有個特點，有的時候滔滔不絕，攔都攔不住，那是在他說起那些愛滋病人的案例，還有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有的時候敷衍了事，一筆帶過，那是在他講到自己比如被拒之門外，或者學生因此而挨打，這樣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有個很愛說的詞兒“小事一樁，如此而已，或者是說都過去了，都解決了，要 就是說，其實也沒報紙上講得那 誇張。

我們開玩笑跟他說，這叫選擇性失語，儘管桂教授不太講自己的故事，我們還是不能輕易地 放他一馬，因 我們知道，這其中一定有不少不同一般，甚至可能是驚心動魄的經歷，因 那兒，是一段很特殊的日子。

記：您說，有的 了病人，會住那種很便宜很便宜的小旅店，應該有這樣的事情。

桂：對，我這一次去住的是二十塊錢的，一天，因 我到那兒去，這個旅店還不斷地變化，因 像很多這樣的農村的人來，旅店的老闆也覺得有點好奇，後來看得出來是個醫生， 有些病人來找他，但是他們因 不是在上蔡，都是在別的縣，他們大概沒有想到這些人是愛滋病，要是反復在一個 地方，總是病人來，我怕露了餡，露了餡又會有麻煩，所以我總是不在一個旅店，下一次去 ，我一般就換一個別的地方。

記：那你也沒必要住那 便宜的旅店吧。

桂：在縣一級最好的可能就是，一個我不願意在縣政府的招待所裏面，第二個呢，有些很高 檔的這些農村的人來，他們不一定還很歡迎呢。

記：這不委屈了你自己啊。

桂：不，你不是問我愛好什 嗎，我不是說了，我曾經從武漢騎自行車到南京，那時候在自行車上綁一個席子， 一個帆布，在堤邊上都睡過覺的。

陳曉楠：桂教授的記憶力非常好，對每一個救治的病人，他看起來都印象深刻，他說他至少有五百個這樣的愛滋病朋友了，他講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有個媽媽帶著孩子到上蔡來找桂希恩看病，母子兩個都染上了愛滋病，看到沒辦法治了，媽媽就想，在自己還能走路的時候，趕快回老家去，桂教授看到她其實身體已經不行，估計到不了家了，就把她留了下來， 但是後來她發現，自己的孩子還是先于自己，離開了 o個世界。

在火葬場的時候，桂教授看到，那個母親抱著那個孩子，抱著他的遺體，死也不肯住冰櫃裏放，她哭得非常傷心，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桂希恩，桂希恩說，只要談到愛滋病這個詞兒，他 腦子裏就是這樣的一幕又一幕。

桂：他考海員，因 有這個病，結果全村的人都怕他，他的親戚朋友，他走了，人家都丟了，吃都不敢吃，給了一張大的照片，放大，我說你放到家裏，你給人家看，這老醫生不怕，你怕什 ，因 這種接觸不造成傳染。

桂：你自己覺得吃那個藥怎 樣呢。

有點效果。

桂：怎 有效。

愛滋情緣（三）
2004年06月09日 15:48

（旁白）這個愛滋病病人，原來是個小偷，兩年前，他被送到這裏治療，在認識桂希恩之前，他一直在街頭流浪，現在他兩個月來一次，每個月，桂希恩給他藥，給他吃的，穿的，還 經常開導他。

記：這個期間他一直給你藥。

一直都給我藥。有的時候給藥，給錢，逢年過節的還有點壓歲錢。

記：這 大了還有壓歲錢。

沒辦法，我也想拿點錢給他，不好意思，但是我沒有辦法，要是有點辦法，我就不要錢了。

記：沒見到桂主任之前，是不是經常做一些錯事。

以前也偷過，長那 大，頭一回見著桂希恩這 好，好以前也有人對我好，但是對我好還是有目的的，他叫你幹這個拿那個的，桂主任對我好，他是沒什 目的，就是想成心幫你，這樣子，所以說，人再做壞事的話，人真的就要過不去了。

記：像他這樣的人，一般人很難跟他們成 朋友。

桂：那是，但是，這點我感到很安慰，各種各樣的人願意跟我做朋友，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一件事情，即使是這樣一個很多人不喜歡的人，但是我跟他還是有良好的關係，因 我對他是，我覺得是真誠的，他做了一些大家不贊成的事，但 o，我也不贊成他做

這些事，不過我還是尊重他的，也是一個人，作 一個人，我還是尊重他的。

桂：這個呢，是吳儀今年到村子去，吳儀和河南省委書記，他們慰問病人，我看到這個，在 網上看到的，我就特別的感慨，因 這個病人都是我查 出來的。

陳曉楠：因 愛滋病，桂教授在六十幾歲的年紀又認識了五百個朋友，這個數位還在不斷地擴張，而且他們來自三教九流，各個地區，會有一天和這些人打上交道，以前的桂教授恐怕想都沒想過，如今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定期和桂教授通信，而每一封信，他都會親自來回，此他還買了個手機，平常也不開機，我們找他呢，只能打到辦公室。他說這條熱線，是專門 他們的那些新朋友們而設的。

接受我們的採訪，其實桂教授是百般的不情願，因 他實在是很忙，他還開玩笑說，你們鎮了我吧，我實在是沒什 好說的，說得輕描淡寫，但其實桂教授常有驚人舉，2001年5月9號的時候，他還做了一件轟動武漢市的事情，就是把河南的愛滋病人帶回了家。

桂：這兩個已經去世了，這幾個還活著，這就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病人，他也到這兒來了，而 且他來，他們這幫人來跟他還有點關係，因 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還想出去打一次工，因 他說他想到哈爾濱去打工，如果賺個兩三千塊錢回來，給他的父母，他也算了了這輩子的心願，我一想，這個人到這種地步，他的要求就兩三千塊錢，所以，我讓他到這兒來，這是讓我想到，讓他們來的一個原因。

（旁白）桂希恩把五個愛滋病人帶到了自己所在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當他要把病人安排在空置的房子裏時，周圍的鄰居都非常害怕，堅決要求院方把病人帶走，桂希恩沒有辦法，只 好把他們帶回自己的家。

桂：我請他們來的時候，沒想到要把他們帶到我家裏去的，只不過，當時要趕他走，那我覺得他是我病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夠讓他們來就隨便被趕走，那我就願意帶他到我家裏 去。

記：那他們也可以住在旅店或賓館裏。

桂：如果他在醫院的宿舍區都不讓住，你要是放在旅店裏去，這個影響有多大，這個就很難估計了，如果我放到外頭賓館去，那賓館，將來營業受到影響可能還要罰我的款呢，這個在 那種情況下，我不可能帶他到任何一個賓館去的，我 有帶他到我家裏來。

記：家裏人，或者你家的鄰居什 ，他們沒有反對你嗎？

桂：我愛人是問過我，你 什 把病人帶到家裏來，這個也是一個正常的問題，即使不是個愛滋病吧，是個其他的病人，從一般人的心裏，也不是輕易帶別人到家裏去，那是很正常的，我也沒想到一定要把 愛滋病人帶到家裏去，我家裏人當然更沒想到，所以 問我 什 要帶到家裏，我說，他們是我的朋友，現在他們沒有地方住，我不帶到家裏來，這 些人到哪里去住，那這個，她也要考慮這個，最後她理解，我就帶回去了。

愛滋情緣（四）
2004年06月09日 15:47

（旁白）桂希恩就在自己的家裏， 愛滋病患者抽血，之後給他們做了全面檢查，制定治療方案，他們還專門 第一位愛滋病患者的孩子募捐，他做了心臟手術，並專門抽出時間來，陪他們遊覽了東湖。

在桂希恩的家裏，病人與他的家同吃同住，在臨走前，他們每個家庭還得到了桂希恩資助的四百元錢，這使病人朋友非常感動，有一個病人，在臨走的時候，偷偷把一條新褲子壓在了 桂希恩的枕頭底下。

記：您跟他們很容易打交道嗎？

桂：我跟各種病人，不同的階層的，不同的疾病的，都能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我的出發點是，病人來找我，我們有一個醫患關係，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但是我或者說了，或者說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他們，我還願意跟他們建立一個朋友的關係，只要你這種想法是真誠的，很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

記：你 什 要跟他們做朋友呢？做普通的醫生和病人也可以啊。

桂：人家來找你幫忙，你都不願意跟他做朋友，我想這不合適。

記：但是覺得有這個朋友，超出了醫生的責任嗎？可能你要花更多的時間精力。

桂：一個有困難的人找你，他願意跟你做朋友，你會拒絕嗎。我沒有拒絕，如此而已。

陳曉楠：去別的地方調查治療，桂教授常常和醫療隊共同前往，可是去河南，他總是選擇一 個人去，因 他說對這個小村子，他好像已經有了一種不一樣的，可是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一種感情，他還是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去的，當然，每次去河南，桂教授都是自費，而且往往不僅如此，還要破費一些，多多少少給這些朋友一些幫助。對這些，一般他都很低調，但是有一 次，桂希恩不得不張揚自己的這種奉獻行 。

有一年夏天，他到某地的農村進行血吸蟲的調查，村裏唯一的水塔壞了，他就很著急，所以 回武漢之後，他馬上拿出一萬兩千元錢，要求村裏修 饋臘A 防止有人將這筆錢挪用，他還特意請他們打了個借條，他說也不是讓他們還，主要 是擔心這筆錢被挪用。

桂希恩一年之後再一次去那個村裏的時候，發現果然，那個水塔還是沒有修，他只好追查那筆錢的下落，那最後在醫院紀委，還有他的努力之下，錢被追回來了，這件事，當然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桂教授還向我們展示了他的一個小帳本，裏面清清楚楚記錄著親戚朋友對這些 愛滋病人的捐款，這也是他幫助這些人的主要經濟來 歸C

記：幫助過那些人，花出去多少錢了。

桂：那得去查查那個本子。

記：大概應該有個數。

桂：也不多。

記：不多是多少。

桂：不多就是不多了。

記：幹嘛這 謙虛啊。

桂：因 不多嘛，所以我就不敢吹牛了。對社會來講，我覺得我沒有做出什 貢獻，但是就我的智力來講，我做的事情比我的智力多一點，原因就是 ，我做了努力。這個我付出的，可能比別人付出的多一點，從這講，我還是有安慰的。

記：你去那兒，還是覺得老百姓需要你。

桂：現在因 中央到下面重視程度很高了，對我不一定怎 需要，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還是能夠做一點老百姓高興的事，他們也還是（給我打電話），你那天聽我接那個電話的，那個人要求來的，那就是可能在某些問題上 ，政府還沒想到的，他們還願意讓我幫助他。這種事還有，我也有這種看法，我可以做一些 老百姓還需要我做，有益的工作。

陳曉楠：桂教授挺幽默，挺愛開玩笑，比如我們問他，你總是這 忙，沒時間陪家裏人怎 辦呢，他一時就假裝生氣說，你們是來給我提意見的嗎， 要是給我提意見的話，可不能佔用我的時間。

的確，這話也是半真半假，因 桂教授真的是很忙，對於他的那些愛滋病朋友們提出的要求，他一般都很尊重，而且盡力辦到，比如說，我們去的時候，有一個愛滋病人得了丙肝，想找專家治療，我們眼見 著桂教授打了無數個電話去協調，解釋，求助，最終 A達成了心願。

對於我們佔用他的時間，他就非常吝嗇，他說那是他的財富，桂教授的夫人對快七十歲的老伴，這樣跑來跑去，天天和病毒打交道，自己的家裏也成了愛滋病人的旅館，對這一切，好像也沒什 怨言。 此，桂教授解釋得非常簡單，他說 A因 他也是個醫生，我想這或許是今天我們得到的一個最 貼切的答案吧，桂教授也常說，不 別的，就因 我是個醫生，冷暖人生，下周見。

桂：我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甚至要去做確診實驗的時候，很多人不贊成，他們就很明確地說，這不是你個人能力能夠解決的事，他們這種說法是對的，我說但是，我可以解剖一個麻雀，然後把解剖的結果報告給有關的領導，引起他們的重視，我是本著這種心裏去做的， 事後來看，我這種看法好像是對的。